

震撼心灵书系 ZHENHANXINLINGSHUXI

所谓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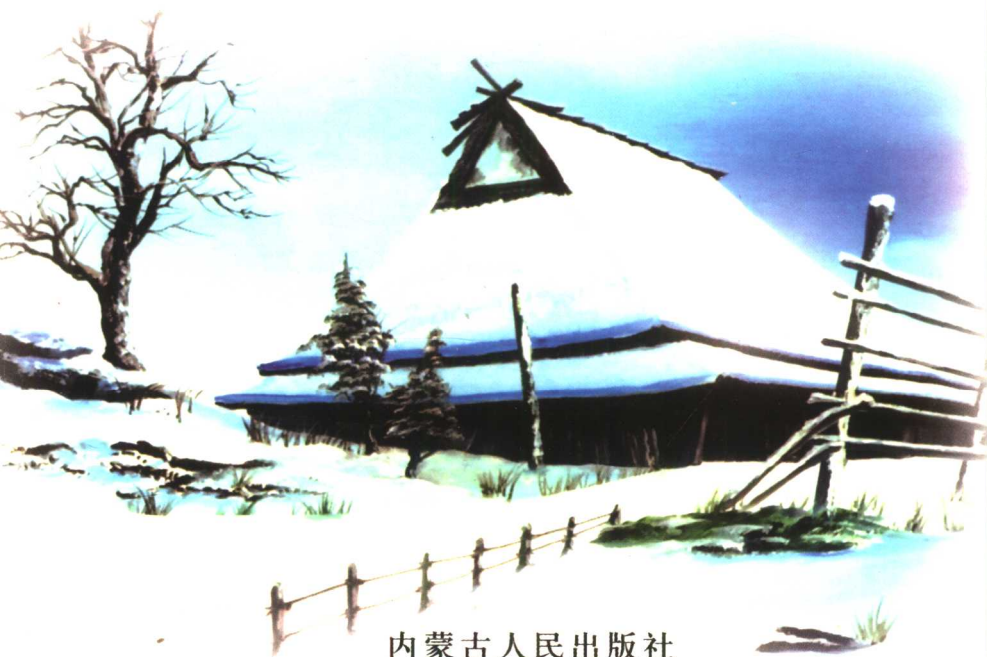
原来只是一场荒芜……

主编 高连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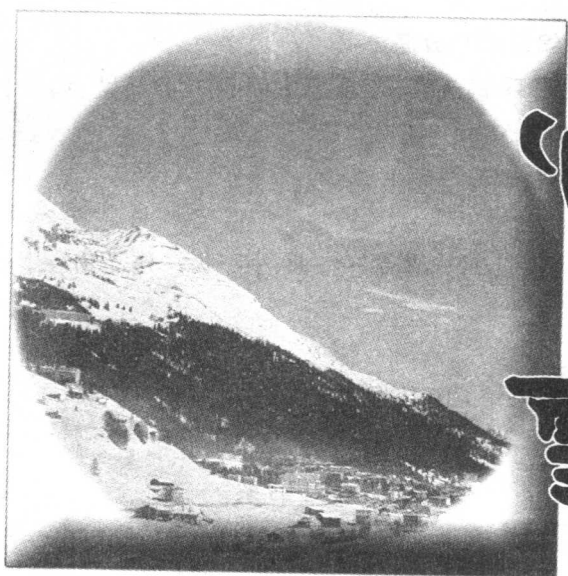
李金凤

心雪

XIN XU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撼心灵书系

主 高连营
编 李金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 20 册)总定价:5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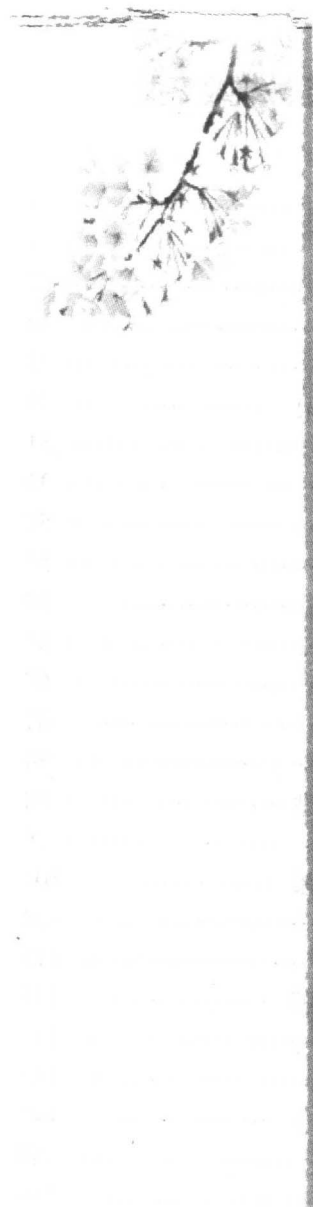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蝴蝶、姑娘、我

断桥幽梦	3
蝴蝶、姑娘、我	5
凤箫迷魂	7
红尘旧梦	18
向上流动的水	23
摘去心灵十字架	29
往事如烟	31
岁月无惊	35
第四个冬天	50
暗夜浮沉	57
为了失去你	60
记忆残片	63
含元遗梦	67
缘,亦深亦浅	81
浮世箫	84
一江春水一江愁	94
远飞的梧桐雨	96
被爱是一种负累	101
暮云雪霏	104
一生的痛	113
掠过沼泽的翅膀	115
烟花岁月	123
过完这个冬季	143
美丽的惆怅	147
错失爱的季节	150
无缘的爱	155



心雪	160
風逝	171
孔雀藍之狼狽的雨	176
又見炊烟	188
影子的传说	197



断桥幽梦

再到西湖，她还是那么心醉神驰。

是忆西湖春如画轴，夏醉荷花而来？还是想看秋夜中浸透月光
光的三潭？

或是为古人所说，西湖丽山秀水，风花雪月，有缠绵美丽而
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来？

“寻梦，寻找丢失的梦……”女人自言自语。

在烟雨茫茫中，打着雨伞的她独自往断桥方向走去……那伞
下原本是张痛苦的脸。

古人说西湖之最就是断桥！断桥观瞻，可得湖山之神髓：

女人无心领这山水之绝。她来到了断桥，独自走在桥上……

站在断桥上，眼前闪过远古的画面，她看见苏小小乘车出
游，在白堤上遇到青年才子阮郁，两人一见倾心。可是，那有才
华，自重，为了心爱的男人，而不顾一切的苏小小呀，曾以为：
《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的苏小
小呀，终却难免相思之苦，积忧成疾，怀恨而终，独自走上了奈
何桥。

她远远的还听见，明画家李流芳说：“往时至湖上，从断桥
一望，魂销欲死……”

是魂销欲死，女人自言自语的说。“这是一座生死桥啊，也
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们，在这断桥之上做过美梦。”

来来回回，不知她在桥上走了多少次。

她有心游玩么？她能为那苏小小而叹惜什么？

二十年前，女人与自己最爱的人在这游玩，那时，他们还年

轻，手牵着手从桥上走过，一同听远古的白蛇娘子诉说哀情，一起看断桥风雨中飘荡的红纸伞，看许仙与白娘子在这里邂逅相识，在此演绎成《断桥相会》。

十年前，她们一家三口在这里游玩时，一路欢歌笑话，一路醉眼碧湖，让心随风飘舞。如今，谁怜依人，她独自在这断桥边听烟雨抚琴，看落花飘飞呢。

她在想，是不是每一对相爱的人，最终都要被情所伤呢？

女人站在桥上，听见桥下有轻轻呢喃。

女人低头看见湖水中有涟涟波澜，一张娇艳的面孔在看着她。是她苏小小，她不是葬在西泠桥边吗？怎么会在断桥之下？女人迷惑。

苏小小问：“断桥上的紫衣人呀，你也为情所困是么？你也想到这阴间地府来么？你来么？”

她听了心里一惊，忙回答：“不，我不来，我不想来。”

女人问苏小小，“你不是在西泠吗？”

苏小小道：“我到这里收游魂呀。”

苏小小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忆粉红色的初恋呢，为什么还放不下那结发的情丝呢。你到这阴间地府来好么？你来么？”

她心里一凉，忙回答说“不，我不来，我不是游魂，我怕，我不想做今世的苏小小。”

女人感觉面前冷风凄凄，她不敢再看湖面，忙起身往回走。

她把雨伞丢在断桥上，她听见身后白娘子在茫茫雨中唱道：“西湖山水还依旧，看到断桥桥未断，我寸肠断，一片深情付东流……”

女人流着泪，独自在风雨中远去，远去……

蝴蝶、姑娘、我

我在一片树林里走着，这里生长的大多是一些杨树，夹杂着一些桐树。杨花随着风儿扑面而来，就像冬天的雪花似的。桐花的香气和树叶的清新在树林里弥散着、酝酿着。林间草地上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小花，还有一条小溪从林间穿过。地上的枯叶在我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我不由的有些寂寞、孤独，抑或是感到自己不管怎样，最终都会像这枯叶一样……

我就这样在林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林中很寂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鸟儿的鸣啭。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洒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光斑。树叶被风吹得飕飕作响，光斑在地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

突然，我发现一只硕大的蝴蝶从我的头顶飞过去，那是一只全身乌黑的蝴蝶。我便追着那蝴蝶。后来，那蝴蝶落在了一朵白色的野花上，一阵风吹过，花儿不停地在颤抖，蝴蝶好像站不住似的扑扇着翅膀。我走近前看那蝴蝶，蝴蝶很乖，它没有飞。我见到它的翅膀好像是用剪刀剪出来的窗花。准确地说，在黑色中还隐隐透出一种红色。不由地我想到了少女的秀发。我觉得那蝴蝶好像是在看我，而不是我看它，它好像是在观察着我。我忽然觉得蝴蝶是有灵性的……

当我睁开眼的时候，在我的眼前婷婷玉立地站着一位姑娘，她是那样美丽，就像夏日的凉风一样吹过，沁人心脾。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她的眼睛是那样的深邃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她到底是什

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难道我是遇到仙女了吗？在此之前我竟没有一点察觉。对了，那只蝴蝶到哪儿去了？

我正想着的时候，姑娘向我伸出了手。我这才看到她原来是在地上蹲着的。姑娘的手向我抓过来，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蝴蝶，肯定是刚才的那只蝴蝶变成我之后跑了。但是我真的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蝴蝶？是我的魂魄跑到了蝴蝶的身体里，还是蝴蝶的魂魄跑到了我的身体里。

不容我多想，姑娘纤细的手指已经捏住了我的翅膀。我想喊却喊不出声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嘴。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吃奶劲都使了出来，用力抓住花蕊。但是，蝴蝶的力气是那麼的小，人对蝴蝶来说是那麼的大。小小的生灵怎么能敌得过比自己大许多倍的人呢？我刚刚还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地变成了一只蝴蝶，不知何时能复变为人。我感到绝望、无奈，不再挣扎了，任凭姑娘把我捉了去。未来一片迷茫，也许我会永远变成蝴蝶，也许这只是暂时的，也许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我正在想着的时候，姑娘捏着我的翅膀，蹦蹦跳跳地走着，不时地把我拿在眼前，看着我笑。那种笑如果在平时看来，一定是灿烂的、美丽的、天真的。可是现在我却感到了恐怖，那好像是一个魔鬼在阴惨地笑。我无奈地想闭上眼睛也做不到。这也许是我的命，也许我本该有此一劫。只好听凭姑娘的安排了。

姑娘拿着我蹦蹦跳跳地向前走着，她是那麼的高兴，也许她这是第一次逮住过蝴蝶。枯叶在她脚下发出碎裂的声音，那好像是树叶在发出最后的叹息。我想起了刚刚是人的时候，我在树林里愉快地走着的情景。蝴蝶的生命对人来说是那麼的短暂，我忽然有了一丝喜悦，甚至希望自己早点死去，也许我还会有变成人的机会……

凤箫迷魂

夜，月影斑驳，月色透过淡白色的窗帘投射进来，照着床上的一个女人，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的真丝衬衣，满头乌发铺散在粉红色的枕头上，姣美的脸庞在淡淡的月光下发出一种迷人的光泽，神情恬静安详。

突然，一只手从飘忽的窗帘后伸了出来，直直的伸向床上的女人。这只手苍白，消瘦，淡青色的血管似乎要破皮而出，五指弯曲成爪，指甲细长，呈幽深的墨绿色，手指每进一分，指甲就长一寸，眼看就要触及女人凝脂般的肌肤……

就在此时，一缕清细的萧音从夜色中传来，凄凉哀伤，似女子的饮泣呜咽。这凄清的萧声刚一响起，那只苍白的手立刻一阵颤抖，尖长的指甲快速萎缩了下去，瞬间消失在溶溶月色里……

(一)

清晨，阳光穿过幢幢重叠的高楼照了进来，照在尹瑰茹精致却恍惚的脸上。此刻，她正斜躺在床上，眯起眼睛打量着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

这是一扇普通的玻璃窗，半开半闭，木质的窗框上红漆斑驳，显示这幢公寓已经有了些年头，一阵晨风吹过，月白色的窗帘轻轻摇曳，飘忽的宛如瑰茹的一个梦境……

梦中，一个白衣如雪的男子，手持碧箫，倚窗而奏。那男子一头长发，披散成帘，遮住了他整张脸孔，夜风一吹，衣袂翩

飞，丝丝黑发忽的散开了来，男子猛的睁开双目朝她微微一笑，她立刻就象被雷电击中，心神俱失，只觉得全身酥软，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愉悦，只想挣臂越窗而出，乘风飞翔……

那种美妙的感觉来的太过真切，以至于瑰茹醒来以后，仍然清晰的记得那个邪魅的笑容，就如同漆黑的夜空下突然绽放出一朵美艳绝伦的烟花，一刹那间夺走了她的魂魄。

瑰茹是在住进公寓一个礼拜后开始做这个梦的，而且一直做着同样的梦，梦中男子的眉目容貌也越来越清晰，生动，这让她惶惶不安，心底发毛。

“也许真该找个道士来做做法，驱驱阴气。”刷牙的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眼圈发黑面色苍白的容颜，突然想起司徒平的建议。

司徒平是瑰茹的男朋友，某贸易公司的销售经理。他们在一起已经五年了，瑰茹对他的非常依恋，若不是瑰茹突然祖母的死亡，延迟了他们的婚礼，他们现在已经是一对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瑰茹现在居住的公寓是祖母留给她的遗产，她自小父母双亡，是叔叔终生未娶，一手把她抚养成人，叔叔死后，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这世上已无亲人，可半月前却突然冒出了一个祖母，并在遗嘱里留给她一所100多平米的公寓，这在房价高涨的今天可是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令她疑惑的是，为什么叔叔从来没有对她提过，她还有一个祖母？

由于他们的新房正在装修，司徒平决定暂时先住进来，可是没住两天，司徒就被公司派往北京出差，临走前，他对瑰茹说，“小茹，我觉得这房子挺阴冷的，大白天也凉飕飕的，咱们是不是请个风水大师给看看？”

当时，她笑话他迷信，老土，现在，却连自己也忍不住疑惑了起来。

风水大师很快的来了。

瑰茹见到他时，着实愣了一下，若不是司徒在电话说他如何厉害，她八成要要把他当成了一个江湖骗子。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斗篷，从头到脚掩的严严实实，整个人看上去就象魔幻电影里的

巫师。

他忽然抬高头，一双漆黑的眼睛直直盯着瑰茹。猝不及防，瑰茹的心被他看的一紧，只觉得这双眼睛深不见底，万象俱生，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

“尹小姐，最近是否睡眠不好？”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低沉嘶哑，却有一股震人心神的力量。

“对对！大师，你是怎么知道的？”瑰茹一下子佩服的五体投地。大师闭目未答，拿出一只罗盘，找准方位，掐指细细推算。瑰茹一脸疑惑的看着他，只见他在房间里一寸寸的踱来踱去，两片单薄的嘴唇，一歛一合，念念有词。

过了半晌，他猛的睁开双目，盯着书房里的一个老式书橱，缓缓的说，“尹小姐，这橱可否打开一看？”

“当然可以，这，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吗？”瑰茹一边说，一边疑惑的打开书橱。橱门一打开，立刻闪过一道绿光，瑰茹条件反射的往后一退，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根箫，通体碧绿，色泽晶莹，箫身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被阳光一照，发出碧绿的光。

她对乐器没什么爱好，这应该是祖母的遗物。大师一见这支碧箫，漆黑的眸中闪过一道蓝色光芒，冷冷的对瑰茹说，“尹小姐，梦中可曾出现此箫？”

瑰茹经他这么一问，突然想起梦里那个吹箫的男子，不仅激灵灵的打了个冷颤，立刻一股恐惧的感觉生生攥住了她，连忙神色惊恐的点点头。

大师枯瘦的手指从袖中摸出一张发黄的裱纸，屈指念了个咒语，交给瑰茹说，“把它贴在箫上，它便不会再作怪了。”

瑰茹连声道谢，拿过那箫，仔细贴上那道黄符。大师盯着瑰茹的每一个动作，无声的笑了，薄薄的嘴唇裂开来如同一条细线。他慢慢的裹好黑斗篷，深深的看来瑰茹一眼，开口告辞。瑰茹殷勤的送到门外，又感谢了一番，方才回屋。

回屋后，瑰茹雀跃的给司徒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风水大师真神。结果却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接通了，讲话的却是助理小

姐，“司徒先生正在会见客户，现在走不开……”

她闷闷的挂上电话，长叹了口气，起身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涌了进来，照在房间里式样古老的深红色家具上，家具上的那些红漆已经脱落一大半，露出一块一块暗哑灰白的本色，就象盛装少女抹朱点唇之后抿过的一张纸，支离破碎的述说着欲言又止的心事。

她站在衣橱前，用手指轻轻一划，立刻出现一道浅浅的印痕，些微的灰尘从阳光里流串逃遁了开去，她一边拉开橱门，一边叹了口气，低声埋怨着，“这屋子真脏，昨天刚打扫好，今天又积了灰尘……”

衣橱刚一打开，就有股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瑰茹立刻捂着口鼻，闪到一边剧烈咳嗽起来，她天生对香气过敏，这点司徒平是知道的，那么，是谁在衣橱里放这么浓郁的香包？

她随手从床头拿过一本书，对着橱门一阵猛扇，可这香气不但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弥漫了整间屋子。瑰茹的咳嗽越来越剧烈，整张面孔直到脖子都咳的赤红，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她的呼吸变得急促，额头上的青筋凸显，嘴巴大张，清秀的五官扭曲成一团，最后慢慢的倒在色泽泛黄的地板上……

(二)

司徒平僵硬的放下手中的白布，慢慢站起来，转身朝外走。刑警队的小张打量着这个英俊却憔悴的年轻人，忍不住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节哀顺便吧，我们都检查过了，没什么异常，属于正常死亡。”

司徒平神色木然的点点头，皮鞋底敲打着冰冷的大理石地板，啪踏，啪踏的异常单调。他们谁也没有发现，身后那块遮盖着尸体的白布轻轻的开启了一角。

出了殡馆的大门，司徒平拦了辆出租车，正要上去，小张突然叫住了他，“请等一等！”司徒平干枯的眼角立刻跳动了两

下，慢慢转过身，“还有什么事吗，张警官？”

小张从车里拿出一跟白布包裹的棍状物体交给他，“我们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就带回来检查，现在物归原主。”

司徒平打开一看，却是一根箫，碧绿晶莹，触手冰凉。他记得瑰茹没有这方面的爱好，就随手扔在一旁，对司机说了个地址，就神色疲惫的闭起了双眼。

司徒平是被冻醒的，一睁开眼就呆了，触目竟是黑压压的墓碑，自己明明是在出租车上，究竟是怎么到了这片荒郊野外的墓地？

他极力克制着蚀骨的恐惧，慢慢站起来，四下望了望，不看还好，一看，顿时心脏猛跳，汗毛倒竖，双腿发软。四周全是一座座黑色墓碑，在这漆黑荒凉的夜晚，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突然，一阵凉飕飕的阴风吹过，一个白影隐隐绰绰的飘了过来，瞬间飘到跟前，却是一个男人，披散着一头长及腰部的长发，额头抹了一跟黑色的布带，整张脸一半阴影一半纯白，眼睛里放出一一种妖异的光，全身散发出森冷诡异的气息。

“是你？”司徒平一见这个白衣男人，居然出奇的平静了下来，他伸手往额头一抹，一把的冷汗。白衣人嘴角一牵，拉出一丝笑意，阴冷且诡秘，“见到我，你似乎不太高兴？”他的声音虚无，飘渺，仿佛是从一个异常遥远的地方传来。

司徒平瘫坐在地上，没好气的说，“把你弄到这么个地方，吓的你半死，你会高兴吗？”说完，象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又一下子跳起来，面对面的看定白衣人，迟疑的说，“印祠，瑰茹已经死了，你，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印祠没有回答他，他的眼睛直直的盯着司徒平的脚下，司徒平顺着他的目光一看：正是张警官给他的那根箫，即使是在夜色中，箫身也发出一种幽幽的碧绿的光。他立刻表现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这是个宝物。你就是为了这个，才一定要杀害瑰茹的吧？”

“你懂什么？”印祠冷哼一声，双手抬起，捻指成诀，指向那